

大雪里的怀念

□高玉霞

大雪时节，我曾经的领导突发心梗，不幸辞世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近二十年的过往，如同电影在脑海里一幕幕浮现。

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乡镇中学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乡镇教学条件很艰苦，他一直在那里工作。我参加工作那年，他也就四十几岁的样子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人很瘦，很有书生气质。

记忆里，他的粉笔字写得很好，一笔一划，如同钢板刻出来似的。我初参加工作时，学校还没有打印机，只有油印机，每到考试，老师们需要在一张张蜡纸上把试题一个字一个字用带针的笔刻上去，然后再交给负责油印的老师印出来。蜡纸刻字，需要点耐力和韧劲，不然刻出来的字轻飘飘的，印出来也一片模糊。而他刻出来的试卷，永远都是清清楚楚，如同版印般，细小的蝇头小楷，被他刻得有板有眼。

他原本是学校负责敲钟的工友，因为家境贫寒，没能读完大学。当时乡镇教师队伍紧缺，从

工友到代课老师到后来的教学主任，乃至副校长，这一路他走得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靠的就是不停地钻研。

可能是工友出身的缘故吧，学校里杂七杂八的活，身为副校长的他都干都管。修理桌椅板凳，他最在行。趁着课间或者孩子们在操场上体育课，他就会拎一个木头箱子，里面装着钉子锤子，找一个男生打下手递钉子，他抡起锤子“铛铛铛”一顿锤，经他修理后，那些桌腿松动的地方，都被钉得结结实实。

那个时候，学校的炉子还是砖砌的。用一个刮泥板，抹上泥，一层泥一层砖，砌得平平整整。他总骄傲地说，他砌的炉子全校最好烧，因为这里面得掌握些风力知识。

他爱看书。那个时候，乡镇教师工资不高，我一个月才不到三百块钱。他的工资很大部分拿去买书了，他爱人因为这事没少和他吵架。后来，有了智能手机，他更成了书痴，拿起手机就放不下。他

爱抽烟，学校提倡无烟校园，他戒了一阵，他爱人去世后他又控制不住抽起来了，同事说他一句大烟鬼，他也不生气，笑笑就完了。

他当副校长才几年就退休了，人们都说他可惜了，当了一辈子副职，他却说，当啥不都是为孩子们服务的。

2018年我生病做手术回来后，一直没有上班，心情郁郁寡欢。一次，爱人陪我散步正好碰见他，那年他已退休，风霜不知何时染白了头发，显得很苍老。他叮嘱我好好养病，并语重心长地劝导我说，谁的人生没有坎坷，挺过去不就好了嘛！

不想，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他的叮嘱犹在耳畔，人却不在。

我没有他的微信，只加过他的QQ。他的相册里保留了一张近期的照片。照片中，他穿着灰色衣服，在一树梅花旁伫立，微笑，仿佛一张嘴又要说些劝导我的话，他那一头的白发，在梅花映衬下，如雪纷飞。

绽放的蔷薇

□孙克艳

我注意那簇花很久了。有多久呢？将近一年了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我仍会注意它。只要我路过它身边，只要我经过它所在的那条路，我总会有意无意地看向它，审视它，凝视它，仰望它，并在心中，也开出一簇缤纷的花儿。

那是一簇蔷薇，红色的蔷薇。蔷薇是春末夏初的花儿。蔷薇花开，则意味着春天将尽而夏季将至。这时候，绿色已覆盖了大地，成为人间的主色调，但很多曾在春光里争奇斗艳的花儿却几乎都凋谢殆尽了。而在春色中积蓄力量的蔷薇，像是姗姗来迟的美人。它总是在某一天盛装绽放，热烈地释放着自己的美艳和芳香，好似要把此前错过的春色加倍地弥补。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……各种色彩堆叠在一起，像彩虹缀满枝头，绚丽地晃进人的眼中。若有微风，那连绵的蔷薇就成了流动的花的瀑布。它的美，是让人无法忽视的。

它是这样的花：不扭捏，不吝啬，喧腾而招摇，毫不畏惧他人的目光。那些目光，不管是欣赏的还是探究的，不管是赞誉的还是嫉妒的，它都置之不理，它就是要开得热热闹闹，它就是要开得香喷喷的，像夏日的烈日，像炽热的火焰，热烈而恣意。只要你在蔷薇架旁走一遭，不管你是否愿意，不管你是否在意，你的衣衫上、发丝间，总要沾染了它的香气，掸都掸不掉。甚至几天里，你的身上都氤氲着蔷薇的幽香，似在隐约地提醒你，你曾邂逅它的怒放，你曾路过它的花香。

而这样浓烈的盛放，少则十多天，长则月余。在蔷薇怒放的

那阵子，很多路过蔷薇花架的路人，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暂时清除心中的杂念，看看花儿，嗅嗅花香。于是，那段被蔷薇装饰的花径，便成了很多人心中的“桃花源”，惹得不少人前往打卡，驻足停留。我也是。每当蔷薇盛放的时节，我便总想走路，好似在奔赴某场约会。走过有蔷薇开放的熟悉路线，那一天心中都是芳郁的，会不自觉地微笑，好像自己也是一朵正在绽放的花儿，整个人都散发着花香。

而我注意到那簇花儿，是在蔷薇已然凋谢几个月后的初秋。那时，蔷薇早已谢了枝头，曾经“不摇香已乱，无风花自飞”的路径早已没了此前的盛景，行人匆匆而过，蜂蝶也不再光顾。谁能想到，几个月前的初夏，这里是花团锦簇惹人醉的街头花园呢？

于是，一枝独秀的花儿在满目秋意的时节里便显得有些突兀。而正是这令人诧异的色彩与姿态，刹那便惊艳了我。那是一簇红色的蔷薇，三四枝窈窕而挺拔的枝条，直直地伸向空中，好似一柄秀丽而高昂的剑。在已有凉意的秋天里，那几根枝条的枝头上都缀着一串艳丽的花儿，它们虽不再像繁盛时那般鲜嫩娇艳，却让人心中生出别样的情愫。在尽是橙红色蔷薇花果的衬托下，那份情愫像秋风一样，在人心蔓延。虽然那些花儿已有凋零的颓势，在我心中却像火焰一样跳动、燃烧。

我抬头仰望那一簇花儿，仔细地辨认，确定它们就是蔷薇，单薄细碎的花瓣不像月季那般壮实，而且它们的花儿在枝头攒成

了一团，而非月季的单枝单朵。那些花儿不再饱满鲜润，随时都有被秋风裹挟而坠落枝头的可能。让人看了，不免忧虑。

此后，那簇花便开在我心中。每当我路过那里，总是扭头瞥向那边，有时则停下脚步，对着那簇花凝视良久，只想把它的模样深深地刻在心中。若是哪天没有造访那簇花，便惴惴不安，生怕它已被秋风吹下枝头。我更加关注天气预报，怕骤起急风，怕秋雨来袭。

谁知，它们竟捱过了一场场秋风和秋雨。在10月底的深秋，在满目萧瑟的时节，在已显颓势的枝条顶端，仍残留着几片炫目的红色，如同一抹随风摇曳的烛火，瞬间温暖了我被冷秋侵袭的身心。

此后一年中，在平淡的日子里，在阴郁的天气里，在纷杂的事务里，只要想到那抹被我珍藏于心的红色，和它的亮丽与灿烂、芳香与风骨，心中便是恬淡而静谧的。好似有一双无形的手，在温柔地慰藉，抚去心头的尘埃，还以明净的澄澈。

深秋，再次看到那簇仍在绽放的蔷薇花，心中便升起莫名的欢喜，如同乍然偶遇多年的故友。于是每日里，总想着特意绕路经过那边，哪怕是坐在车上，远远地向它的方向注视。只要确认那抹红色仍在枝头，心里便安稳了。

即使有风霜雨雪，那也没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到了春天，蔷薇花仍会盛放；即使到了深秋，这簇独特的蔷薇，也不会辜负路人，和有心人。

糖人匠

□赵丰

腊月里，糖人匠来到了西安庞光镇的戏楼前。

戏楼在镇子的中心，对面不到一百米远是镇子的供销社。过年了，戏楼会演戏，记忆里看过一出《火焰驹》。后来戏楼的一间塌了，露出瓦蓝的天，就无法再演戏，上部结满蛛网，还有燕子、麻雀做的窝。戏楼下有棵皂角树，枝条弯着腰，苍老得跟我的爷爷差不多。我对看戏没有兴趣，目光只是在戏楼下小人书的地摊前流连。我的衣袋里会有父母亲给的几枚硬币，我要用它们买小人书。可是那天，我却站在了一个卖糖人的面前。

那个卖糖人的平时很少到我们镇上来，大约过年了孩子们有点零花钱，他才肯到乡下来，而且是逢年集才现身。他挑一个担子，一头是加热用的炉具，另一头是一个长方柜，里边装着糖料和工具。他的穿戴一点不像乡下人，黑框的眼镜，灰色宽边礼帽，毛毛领上衣。他将担子在戏楼前的皂角树下放下，先支炭火炉子，炉子上放上暗黄色的铜锅，锅里熬着糖稀，然后从担子的另一头取下面案摆在地上，面案上有几根柱子一样的草桩，上插各种面捏的、上了彩的人物和动物，有孙悟空抡棒、唐僧念经、猪八戒扛耙子、关公骑马、诸葛亮摇蒲扇，还有小鹿、胖娃、喜鹊、金鱼以及十二生肖。

“糖人——”他吆喝着，口音不是我们当地人，那个“人”字拖着一个长长的尾音。一听见他的吆喝声，孩子们喊着“捏糖人的来了”，飞跑过来围在他身边。他开始表演吹糖人，用一根麦秸秆挑上一点糖稀，用嘴给麦秸秆吹气，糖稀像气球一样鼓起，然后用手捏出各种造型的糖人，成型后用竹签挑着插在草桩上。

捏糖人的表演是在吊孩子们的胃口。那么张扬神奇的动作，比大人们种庄稼、做针线活有趣多了。瞧着孩子们贪婪的眼神，捏糖人的又吆喝开了：“一个五分钱，五分钱一个。”才要觉得贵，衣袋里有钱的，

会掏出钱来买一个喜欢的，衣袋里空空如也的，会飞跑回家缠着大人要钱。也有的孩子知道回去了大人也不会给钱，只好眼巴巴地盯着面前的那些糖人流口水。

记得那天我的衣袋里装着一角三分钱，原想要买一本《宝葫芦的秘密》连环画的，犹豫了好一会还是买了一个糖人孙悟空。那时我的偶像是孙悟空，能腾云驾雾，能打各种妖怪。

糖人不仅可以玩，还可以吃，味儿甜甜的，后来才知道，里边加了蔗糖。对孩子们来说，那是春节最好的礼物。

春节走亲戚，或是家里来了亲戚，孩子就拿出糖人来显摆。元宵节的晚上，孩子们打着灯笼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口里抿着糖人儿，心里想着，这年就要过完了，明天要去学校读书了，糖人玩不成了，那就吃了吧。

庞光镇的年集是两天一集，只要不下雪，那个捏糖人的必来。他一到镇子，孩子们撒欢围着他转，一路随着他到戏楼下，看他表演，然后用钱换一个喜爱的糖人。

一天，旧戏楼里飞出一只麻雀，在空中绕了绕，然后做了一个俯冲的动作，落在了捏糖人的礼帽上。这是很稀奇的事情。大概，那只麻雀对那礼帽怀有强烈的好奇心。捏糖人的正在拿捏的手忽然停下来，身子一动不动的，像是和那只麻雀做着心灵的沟通。

吹糖人，玩糖人，是我的童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离开了庞光镇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卖糖人的影子。也许，生活的内容渐渐丰富了，不会再留意卖糖人的存在了。退休后的一个春节，偶然在小城的街头，看见了记忆里的糖人。我是先看见了草桩上花花绿绿的糖人，然后才看见了那个吹糖人的老汉。他的头上也戴着礼帽，鲜艳的黄色，很招惹人的眼球。

我不再称他们为捏糖人的，而是以匠人的称呼尊敬他们。作为一种传统手工艺，糖人拥有六百多年的历史，以它的有趣可爱留存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。